

鶴山渠陽經外雜抄
芥隱筆記



鶴山渠陽經外雜抄

魏了翁輯著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抄雜外經陽渠山鶴
種一他其及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本書校對者楊俊三)

★E八八〇

張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寶顏堂祕笈及唐宋叢書皆收有此書唐宋本闕故據寶顏本景印又學海類編奇晉齋叢書及函海收有鶴山筆錄計三十餘則已見此書故不重出又奇晉本卷末有悔餘老人（卽查慎行）書云竹垞自粵遊回鈔鶴山筆錄一卷爰校正一二譌字命兒子承加意精鈔云云函海襲用奇晉亦錄查語並陸烜記寥寥數語亦襲用之然去陸烜之名易爲李調元可怪也今按寶顏本晉郭弈條末有三事相類句學海本同奇晉函海作四事相類而得失不同不知是悔餘老人校正者否其他異文無多如肅州白亭海條肅州兩字寶顏不誤奇晉函海皆誤作肅宗又如韓福歸條按此非有詔不舍宿句寶顏不誤學海奇晉函海非誤作時

寶顏堂訂正鶴山渠陽經外雜抄

宋 華父魏了翁輯著

華亭仲醇陳繼儒

繡水天生沈德先同校

蕭望之傳弘恭石顯等建白望之前將軍輔政
欲排退許史專權擅朝幸得不坐復賜爵邑
與聞政事不悔過服罪深懷怨望教子上書
歸非於上師古曰言歸惡於天子也師丹傳
歸非於朕朕隱君不宜爲君受愆又云獲虛
采名謗譏句句愚按歸非歸惡等此已有之
范滂傳投劾去郭林宗讓陳蕃曰今成其去就
之名得無自取不優之譏

魏主肅謂上表顯諫者彰君之短明已之直

愚按求名之說此已有之

至道初呂蒙正罷相以僕射奉朝請上曰蒙正
今退在班列寂寞想其目穿望復位矣劉昌

言曰僕射非寂寞之地且亦不聞蒙正鬱悒
劉昌言罷上問趙鎔等曰頗見昌言否涕泣
否曰與臣等談多至流涕錢若水曰實未嘗
涕泣鎔等迎合上意若水因自念上待輔臣
若此蓋未嘗有秉節高邁不貪名勢能全進
退之道以感動人主遂貽上之輕鄙將以滿
歲移疾遂草章求解職會晏駕不果上及今
上之初年再表遜位乃得請至道元年趙鎔
劉昌言向敏中俱爲同知密院正月昌言罷
錢若水代之 愚謂若水既知爲上所鄙而
不卽去乃謂將以滿歲移疾遂草章求解政
會晏駕不果上然則是終太宗之世無一人
引去者宜爲人主所薄也且劉昌言能明呂
公未嘗鬱悒則必不以已之罷政對人流涕
小人鄙淺逢迎以壞人主心術大抵若此
至道元年正月呂端寇準爲叅政鎔若水與

斂中俱爲同樞然則若問西府斂中亦聞上語也而獨无一言何哉

晉郭奕字大業爲野王令羊祐嘗過之奕歎曰羊叔子何必減郭大業少選復往又嘆曰羊叔子去人遠矣遂送祐出界數百里坐此免宦陳后山爲徐州教授東坡知杭州道由南京陳告守孫覺願存見而覺不許乃託病謁告來南京送別同舟東下至宿而歸爲劉安世所彈所賦平生羊荊州追送不作遠詩以此唐楊憑貶臨賀尉姻友憚累無往候者善客徐晦獨至藍田慰餞李夷簡遽表爲監察御史曰君不負楊臨賀肯負國乎太學生薛約師事陽城坐言事徙連州城送之郊上以爲黨出城道州刺史三事相類陸機漢高功臣贊茫茫宇宙上塲下蹟慘楚錦反蹟渴也

甘延壽傳試弁爲期門哀帝贊卞射注並以弁卞爲手搏

何武等贊故曰依世則廢道違俗則危殆此古人所以難於受爵位也上文云武嘉區區以一簣障江河用沒其身丹與董宏更受賞罰言宏用則丹免丹黜則宏封最後宏爲庶人丹受國邑故曰者必古有是語注不及

劉禹錫詩向來行哭里門道昨夜畫堂歌舞人白樂天燕子樓詩亦此意陳后山起舞爲主壽相送南陽阡忍著主衣裳爲人作春妍又云向來歌舞地夜雨鳴寒蛩

唐張后傳端午日肅宗召山人李唐方擁幼女顧唐曰我念之無惟也唐曰太上皇今日亦念陛下陳詩吾母亦念我與尔寧相忘

歐公詩後世苟不公至今無聖賢后山亦云若無天下議美惡併成空

陳詩去遠卽相望歸近不可忍兒女已在眼眉
目略不省喜極不得語淚盡方一哂可知不
是夢忽忽心未穩 示三子詩三子方歸自
郭大夫家

南史梁忠烈世子方等傳嘗曰吾不及魚鳥遠
矣魚鳥飛浮任其志性吾之志性常在掌握
陳詩云脩看雙鳥下已負百年身

柳子厚荅元饒州論陸先生春秋曰若吾生距
此數十年則不得是學矣今適後之不爲不
遇也 陳詩生世何用早我已後此翁六十二
元豐三年王堯臣之子同老上書言其父定策書
之功詔贈太師元祐五年殿中賈易言堯臣
揜韓琦之大勲

陳詩向來一瓣香敬爲曾南豐按是時東坡正
爲郡守又后山元以坡薦得官

爾雅釋丘曰如覆敦者敦丘注云敦孟也

李太白枯魚過河泣曰作書報鯨鯢勿恃風濤
勢又古樂府枯魚過河泣何時復還入作書
與魴鱖相教謹出入

陳詩日來霜露後更覺天宇淨

南史沈炯行經漢武通天臺爲表奏之略曰茂
陵玉盃遂出人間

魏志徐邈傳或問盧欽徐公當武帝之時人以
爲通自在涼州及還京師人以爲介何也欽
曰往者毛孝先崔季珪用事貴清素之士于
時皆變易車服以求名高而徐公不改其常
故人以爲通比來天下奢靡轉相倣倣而徐
公雅尚自若不與俗同故前日之通乃今日
之介也是世人之無常而徐公之有常也
東坡通介寧隨薄俗移後山取性無通介隨
時有異同

南史丘靈鞠傳王儉曰丘公仕宦不達才亦盡

又江淹任昉人皆謂之才盡歐公詩篇自覺
隨年老后山亦曰才隨年盡不重奇 杜寄
高彭州 適岑號州參 老去才雖盡秋來興甚
長 愚按才盡者皆隨血氣盛衰者也聖賢
無此論

白樂天詩性將時共背病與老俱來后山老將

衰疾至人與歲時遷

趙晉直深
明閣陳留

山谷自評元祐間字云字中有筆猶禪家句中

有眼

詩家有影對如無可詩聽雨寒更盡開門落葉
深又曰微陽下喬木遠燒入秋山後山亦曰
輝輝垂重露點點綴流螢皆是以上句對下
句

秦始皇避封松爲五大夫而樊宗師絳守園亭

記后山柏詩皆以柏爲蒼官

清遊豈有極喜事戒多取

后山和魏
衍黃樓

孫楚除妻服作詩示王武子王曰未知文於情
生情於文生覽之悽然增伉儷之重而黃詩
意不及此文生哀陳詩情生文自哀二人之
意各不同

后山送魏衍移沛子也尚不容吾代諸公羞此

司馬遷所謂羞當世之士

南史庾肩吾傳梁簡文帝與湘東王書論文體

麗靡曰徒以烟墨不言受其驅染紙札無情

任其搖蕩歐公作蔡君山墓誌曰媼色有寬

吾不可不爲理後山云至寶不受辱隱默亦

稱寬

胡德墨

沈約宋書曰顏延之作五君詠以述竹林七賢

山濤王戎以貴顯被黜東坡嘗云它年五君

詠山王五君詠後山亦云未可弃山王

前輩云相見又無事不來還憶君后山亦云每

逢無可語暫阻卽相求此用阮修意有所思

率尔褰裳不避晨夕至或無言但忻然相對
世說裴叔則如玉山上行光映照人陳詩秀潤
如行琮璧間清明似引星辰上

沈懷文素不飲酒又不好戲宋武謂故欲異已
謝莊嘗戒曰卿每與人異亦何可及懷文曰
非欲異物性之所不能耳

后山詩來已作客兒語客兒謝靈運小名

蘇文定誌文忠之卒曰計聞於四方無賢愚皆
咨嗟出涕太學儒士數百人相率飯僧惠林
佛舍數百人儒士而飯僧以薦東坡何爲
者哉

蘇文忠嘗云圖王不成其弊猶可以霸石徂徠
詩勉師愚等汝不聞圖王不成猶可霸舜與
吾俱人學之則舜也蘇以前固有此語

呂東萊策問諸生云夫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
萃百王致治之法而著之六經成而不試付

其責於後人以俟其驗至于今千有餘年矣
云自六經既成之後尚爲未試之書也

古詩十九首

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相去萬餘里各在天
一涯道路阻且長會面安可期胡馬依北風
越鳥巢南枝相去日已遠衣帶日已緩浮雲
蔽白日游子不顧返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
晚弃捐勿復道努力加餐飯

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交疏結綺窻阿閣三
重階上有絃歌聲音響一何悲誰能爲此曲
無乃杞梁妻清商隨風發中曲正徘徊一彈
再三嘆慷慨有餘哀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
稀願爲雙鴻鵠奮翅起高飛

明月皎夜光促織鳴東壁玉衡指孟冬衆星何
歷歷白露霑野艸時節忽復易秋蟬鳴樹間
玄鳥逝安適昔我同門友高舉振六翮不念

携手好弃我如遺跡南箕北有斗牽牛不負
輒良無磐石固虛名復何益

冉冉孤生竹結根泰山阿與君爲新婚兔絲附
女蘿兔絲生有時夫婦會有宜千里遠結婚
悠悠隔山陵思君令人老軒車來何遲傷彼
蕙蘭花含英揚光輝過時而不采將隨秋艸
萎君亮執高節賤妾亦何爲

庭前有奇樹綠葉發華滋繁條折其榮將以遺
所思馨香盈懷袖路遠莫致之此物何足貴
但感別經時

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纖纖擢素手札札弄
機杼終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漢清且淺
相去復幾許盈盈一水間脉脉不得語

梁東歲云莫蟻蛭多鳴悲涼風率已厲游子寒
無衣錦余遺洛浦同袍與我違獨宿累長夜
夢想見容輝良人惟古懽枉駕惠前綏願得

常巧笑携手同車歸既來不須更又不處重
闌亮無晨風翼焉能凌風飛眴眴以適意引
領遙相睇徙倚懷感傷垂涕沾雙扉

右古詩十九首中漫摘數首或可資暇日
閒吟也

陽冰志在古篆殆三十年見前人遺迹美卽美
矣惜其未有點畫但偏傍模刻而已緬想聖
達立制造書之意乃復仰觀俯察六合之際
焉於天地山川得方圓流峙之形於日月星
辰得經緯昭回之度於雲霞草木得霏布滋
蔓之容於衣冠文物得揖讓周旋之體於鬚
眉口鼻得喜怒慘舒之分於蟲魚禽獸得屈
伸飛動之理於骨角齒牙得擺拉咀嚼之勢
隨手萬變任心所成可謂通三才之氣象備
萬物之情狀者矣常痛孔壁遺文汲冢舊簡
年代浸遠謬誤滋多蔡中郎以豐同豐李永

相將束爲束魚魯一惑涇渭同流學者相承靡所遷復每一念至未嘗不廢食雪泣攬筆長嘆焉

右李陽冰上李大夫論古篆書

陽本水與
篆同杜工

郎詩有
疑廟

古之君子無須臾而不學故其爲德無須臾而不進雞鳴而興莫夜而休一日之間出則涖官治民事師友對賓客入則事其親撫其家教其幼賤振其族姻與夫誦說講辨上世聖賢之言語文章制度服物而燕樂則御琴瑟布尊俎拜俯升降酬酢相侑勉勉汲汲無須臾之間不習其事學其理通其曲折而服其訓戒蓋其學無頃刻而去其心非特其迹然也安居無事精思而深念矯揉其心志調伏其血氣觀天地之道察萬物之理以究道德之微妙而通性命死生之始終者亦未始有

頃刻之休是故其德日進而不可止蓋自其不息而察之則豈特日進也哉晝之所達過其旦夜之所得加於晡豈特旦暮晡夜之別哉一語一嘿一起居而新故不相襲矣自其爲士而至聖人如日之運於天小之爲旦夜中曷之變大之爲寒暑春秋之異然微細而察之則雖求毫釐絲忽之間而不可得嗚呼士之欲進於道其勤苦勉強蓋必如是而後至則亦已勞矣後世之士其不至於聖人也亦可知矣古之君子飲食游觀疾病死生之際未嘗不在於學士會食而問般叅則飲食之際未嘗不在學也曾哲風乎舞雩詠而歸則游觀之際未嘗不在學也曾子病而易大

夫簣則病疾之際未嘗不在學也

今之所謂學者既剽盜其皮膚攘掇其土直比於古之人大可愧矣然少而習之未幾見

而自以爲業成者十九也冠而仕則冠而弃之壯而仕則壯而弃之以其滅裂苟媮之習而亟捨於既仕之日故後世之君子大抵从仕數年則言語笑貌嗜慾習之際比之進取之初以儒自名者固已大異矣古之君子其學內以修身外以治人所學愈高所治益脩而成功愈崇是故君子立於世則天下被其福嗚呼三代之衰儒者之功不大見於世而生民之望於君子者未能厭滿其欲豈非士之學未至而道未立哉

右張右史進學齋記

邵原性剛直清議以格物

范蔚宗格物字乃尔

黃太史跋送窮文擬楊子雲逐貧賦語稍莊文采過之如子雲解嘲擬宋玉荅客難退之進學解擬子雲解嘲柳子厚晉問擬枚乘七發皆文采之美也至於追琢前人如班孟堅之

賓戲崔伯庭之達旨蔡伯喈之釋誨僅可觀焉況其下者乎

司馬公嘗言楚懷王惑張儀之口而耳目不能自守見欺而不悟亡師而不悔

獨樂園記逍遙相羊惟意所適行無所牽止無

所柅耳目肺腸盡爲已有

元次山歌曰我

鼻我目我口我耳歌已矣

元次山此兩段論耳

目極有味

劉澤發於田生權激呂氏然卒南而稱孤者三

世事發相重豈不偉哉

史記劉澤贊案太史公偉

其有成而班固作豈不危哉劉貢父曰觀南

面稱孤者三世疑危字本是偉字後人不曉

改之然愚謂危字爲是劉澤以金與田生生

以事張卿行說于呂氏封呂產又以激呂氏

使封劉氏雖幸而有成然行險徼幸者也太

史公以其三世稱孤而偉之班固以其行險

微幸而危之故曰事發相重豈不危哉若言萬一事覺則相隨累誤也雖然是皆以利言耳

文翁傳減省少府用度買刀布蜀物師古曰少府郡掌財物之府以供太守者也

田叔傳魯王發中府錢以償民師古曰中府王之財物藏也

宋玉招魂像設君室靜閒安些 按此則人死而設形貌於室以事之乃楚俗也

古今星象之書巫咸甘德石申所記司馬遷班固所注既已不同而張衡靈憲中外官常明者一百二十可名者三百二十爲星二千五百微星之數萬一千五百二十今往往失其傳三國時吳太史令陳卓始備列巫咸甘德石申三家之星總二百八十三星爲一十四百六十四星後雖有知者如張子信李淳風

之徒亦不敢妄注一二於其間矣且以三家星言之雖曰近日而隱遠目而顯然皆不離其次居中如轂遍入于列舍者紫微垣也散之于外如輻而翼于垣者二十八舍也起翼之初度盡軫之末度者太微垣也西離于氏東入于斗者天市垣也其他雜星皆在紫微垣之外分布于列舍之間在赤道內者謂之中官在赤道外者謂之外官星名既異去極不同入宿亦別或象天官或象庶物或主人君或主后妃或主太子或主夷狄其詳雖各載之本篇其大略可得而舉石申紫微垣東藩左驂樞上宰少宰上弼少弼上衛少衛上丞而藩右驂樞少尉上輔少輔上衛少衛上丞北極北斗輔星鈞陳天一太一天槍相天牢太陽守文昌天棓閣道共一十三坐計六十四星太微垣內屏五帝坐郎位常陳郎將

共六坐計四十二星天市垣帝坐候宗正宗
人宗星宦者斗共八坐計四十一星列舍二
十八宿并附官鉤鈴神宮墳墓離官附耳鉞
左右轄共三十五坐計一百八十二星中官
攝提大角天戈招搖七公梗河天紀貫索織
女女牀右旗河鼓天津匏瓜騰蛇王良附路
天大將軍大陵天船天庫卷舌參旗五車天
關五諸侯積水水位北河南河積薪三台軒
轅少微共三十四坐計二百三星外官西咸
騎官積卒東咸龜天江傳說魚杵天弁建鸞
九坎離珠壁壘陳敗舊北落師門羽林軍士
司空天倉天囷天苑玉井屏廁矢軍市野雞
老人狼弧矢天稷長沙南門庫樓平星共三
十六坐計二百二十七星並用赤記甘德紫
微垣四輔天皇大帝天柱女史柱史尚書陰
德天牀內厨五帝內坐華蓋杠六甲傳舍天

廚扶箱三公天理勢內階策八穀共二十一
坐計一百二星太微垣太子從官幸臣三公
九卿內五諸侯謁者共七坐計一十五星天
市垣斛市樓二坐計十星中官天田平道周
鼎亢池帝席天乳漸臺華道左旗敗瓜司危
司非司祿車府人曰杵土工吏造父雷電土
公外屏右更軍南門左更積尸天阿積水月
礪石天譴天街諸王天節天高天潢咸池司
怪水府座旗四瀆關丘天罇燿酒旗內平靈
臺明堂進賢共四十九坐計一百七十九星
外官析威車騎騎陳將軍陳車日據農丈人
狗天雞狗國天田羅堰哭司命蓋屋泣霹靂
雲雨八魁天潤鈇鎖天庾芻藁九州殊口天
園九旂軍井丈人子孫天社天狗外厨天記
天廟東甌器府青丘天門共三十九坐計二
百單五星並用墨記巫咸紫微垣大理御女

三師勾陳共四坐計一十八星太微垣虎貴一星天市垣鳥度屠肆別肆車肆共四坐計八星中官奚仲天廡天陰太尊長垣共五坐計二十四星外官陽門頓頑天輻從官鍵閉罰天籥天淵天桴十二諸國離瑜天壘城天錢天綱虛梁斧鉞天相軍門土司空共一十九坐計九十三星並用黃記其間又有名同而所記之色不同所記之色同而星數之多寡或異者兩三公各三星一在紫微垣外坐開陽之下黑記一在太微垣之內黑記兩土司空一在翼宿度內四星黃記一在奎宿度內一星赤記兩太子各一星一在太微垣之內黑記一在紫微垣北極之下赤記兩從官一在太微垣之內一星黑記一在房宿度內二星黃記兩天田一在角宿度內二星一在牛宿度內九星並黑記兩積水各一星一在

昴宿度內黑記一在井宿度內赤記兩御女一在權星之下一星赤記一在紫微垣之內四星黃記兩杵各三星一在箕宿度內赤記一在危宿度內黑記韓楚周秦鄭晉魏趙齊燕天市垣與十二諸國名同而所記之色不同其餘所不著者皆爲無名之星自三國至國朝並遵用之皇祐所測與崇寧所測有其間有分抄不同者並從崇寧爲準

鄒淮以進士提領造曆所演算曆書其所撰載如此余所收天文書雖不能無少異而大略則不異也余本有三家星歌及李淳風乾象賦余琇爲之注甚詳密可愛此所述分三垣內外官而類之有條而不紊不可不記也

又有八象一曰象形二曰象貌三曰象氣四曰象位五曰象數六曰象屬七曰主象八曰託

象象形者以形可得而象也日月雨雲天物之形山川井邑地物之形草木禾黍植物之形人夫子女人物之形鬼示罔蟲鬼物之形馬牛鹿豕獸畜之形龜蛇魚鼃蟲魚之形舟車衣巾器服之形手足毛角體膚之形所謂象形者象此而已居糾切母束系著物之貌占凶凶桀殘物之貌凶西广覆物之貌是千又久步趨之貌奮飛凡至飛翔之貌肉豕中王于凡反生實之貌此之謂象貌似形而無形似兒而非貌者曰象氣元于气乃下号今之類是也無形無貌而在定位者曰象位夕又上下人少之類是也傳曰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一二三三三也是謂之象數形貌不可休位數不可及於是乎有相屬已不可狀以屬蛇故即蛇以立亥不可收以屬豕故即豕以立不是謂即物以求象故曰象屬六象

之中而不勝其象以其顯者即一物而爲之主曰主象子母之類是也禽獸蟲魚皆有子而子不勝舉故即人之子而爲凡子之象禽獸蟲魚皆有母而母不勝舉故即女子之爲母者而爲凡母之象焉是謂明象以主類故曰象象不得而主以其象而託於其非象曰託象火本爲炎上之文與熨無尾象故託火以爲尾熨作魚作七本爲刀七之七鳥鳥無兩足象故以七爲足鳥作鳥作比本爲聯比之比鹿鳥無四足象故以比爲足鹿作鳥作比本爲背比之北燕無翼象以北爲翼公本爲凌公之公魚無鱗象故以公爲鱗是之謂託象

右鄭樵字漁卿象類經八象第七也象類經十二卷八十五篇包括字書之要而文章繁然可愛又有字始連環八卷今並藏